

代表风采



日前应邀到重庆,观看了由重庆市川剧院、奉节县人民政府、沈铁梅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推出的现代川剧《江姐》。欣喜之余,不免信笔记下涌上心头的话语。算是真切感受,如实的记录。

迎难而上 决策高明

阎肃先生编创的歌剧本《江姐》,完成于半个世纪之前的1962-1964年,空政文工团1964年9月4日首演于北京。之后,重庆市川剧院也曾照本改编搬上川剧舞台,由沈铁梅的恩师、川剧大家竞华担纲主演。如今,事隔40多年,为什么又重新拾起,盛装推出呢?这就不得不佩服他们迎难而上、听从召唤、勇于担当、决策高明了。说“难”,是指空政文工团的歌剧版,早已唱响神州,高标矗立,断难企及,更难超越。借一句梨园行的行话,难以再从这里讨生活。事情明摆着:歌剧推出一年里,演出即高达286场,平均一天多一场,扣除行程及装台卸台等因素,几乎不间断地天天演。原创歌剧创立的这一辉煌纪录,迄今未被打破。拍成电影,由歌剧版第二代江姐扮演者杨维忠主演,影响也早就遍及全国城乡。而歌剧版此后也已经五度重排,第一代“江姐”蒋祖缙现在已年逾八旬,另一扮演者万馥香已仙逝。第三代“江姐”金曼1984年推出,1992年以此斩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四代铁金、第五代王莉等也都光彩照人,广受好评。据说,团里本着传承红色经典的理念,还将第六度、第七度地创排下去,将有第六代、第七代“江姐”面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剧早已成为民族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永葆艺术青春

的舞台精品。至于推出川剧版的决策,剧院的朋友们表示,就是为了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们在说明书中郑重地写道:“江姐,中华民族无数革命先烈中的一员,一个永远活在中华儿女心中的名字,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她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使得我巍巍中华的浩气长存,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勇往直前。”他们还特别声明:“《江姐》这个发生在重庆的红岩故事,此次用川剧演绎,是重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势结合。江姐的英雄故事始于重庆,是影响几代人的永恒经典”。原来,他们此举一是为乡贤、为革命英烈立传,二是用老百姓稔熟的本土艺术样式表达。这既表现了他们的责任担当精神,又展示了他们的智慧。一句话,用心良好,决策高明。

艺术自信 发挥优势

果然,完全不出我的预料: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观众用行动表明了对剧作的认可,实践也证明了决策的可行。这一切,我想了想,可能基于下述原因。其一,“百货中百客”。艺术鉴赏对不同观众来说,原本就千差万别,不可能也无需强求一律。而川剧对于川人来说,好比“麻辣烫”,早已习惯成自然,不可或缺。将歌剧转换成以川剧出之,则自有一番亲切感。其二,歌剧本《江姐》不乏川剧因素,谓之近亲,也未尝不可。盖因阎肃先生虽祖籍保定,并非川人,却是9岁入渝,重庆上学,重大毕业,渝

看全国人大代表沈铁梅精彩演绎川剧版《江姐》

## 发挥地域优势重塑经典

□康式昭

地入伍。他熟悉渝中风情,剧作也透着川渝的幽默。“蒋对章(谐江队长)”的调侃,几乎就是为川剧设置的。再加上满口川味,满纸川情,改作川剧,完全是顺理成章,毫无阻隔。

其三,“川剧皇后”沈铁梅的艺术魅力。人们尽知,戏曲是“角儿”的艺术;“角儿”,有纯天然的亲和力和号召力。铁粉追星,可以痴迷到演到哪儿,追到哪儿,一场不落落地热捧。在一定意义上说,名角就是票房。

铁梅不仅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清纯甜美,百唱不倦,而且出身梨园世家,得天独厚。父亲沈福存是久享盛名的京剧名伶;母亲工川戏,是剧团台柱。她婴幼儿时期的“摇篮曲”,便是父母的京、川小戏小曲。进入艺校,师承川剧大师竞华,还受到过校长许倩云大师等的指点。再加悟性高,有毅力,勤奋好学,善于汲取,勇于采纳,大胆创新,她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川剧声腔第一人”。有幸的是,勤奋有了回报:她成了西南地区唯一的梅花大奖(即三度梅)的获得者。

川剧版《江姐》中,她担纲主演江姐。首先是充分发挥声乐优势,唱得极好,高昂处响遏行云,低回处润物无声。剧场里一次次响起掌声,为她的演唱鸣响。表演上,力求深入人物内心,演活英雄,让既高大又平凡、既严肃又亲切、既坚毅又聪慧,集女儿、妻子、母亲于一体的江姐形象,深深嵌入每一个观众心里。

我看过沈铁梅演出的许许多多戏,就新创剧目而论,最富特色的是《金子》《李亚仙》和目前的《江姐》。这几个艺术形象性格迥异,气质不同;有古有今,有强有弱。对演员来说,无一不是极大的挑战。

其中,土霸王家原野的小媳妇金子,性格泼辣、野性、撒娇、刁蛮,敢爱敢恨,敢作敢为;虽然善良、智慧,却始终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沈铁梅演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栩栩如生,活龙活现。“金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沈铁梅带来了梅开三度的荣誉。

古代女性李亚仙的形象展示,相对说难度小一些,毕竟古装戏在传统川剧中司空见惯,也滥熟于心了。只要把“刺目劝学”的良苦用心和坚毅坚决的深沉表现充分,令人同情、促人敬重就是了。

革命英烈江姐则不然。对于沈铁梅来说,这是个全新的形象,一个从未表现过的人物,难度

之大,超过既往。沈铁梅抱着虔诚而崇敬的心理,勇于挑战的坚毅,接下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并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高标准,苛求自己表演艺术的突破。不知道熬了多少不眠之夜,不知道流了多少辛苦的汗水(也许还有焦急的泪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成功地塑造出江姐生动丰满、朴实坚韧的艺术形象。观众们认可了:这就是江姐,这就是可亲可爱的江姐。

我深以为:铁梅的表演艺术又有了新的突破,进而攀上了新的高坡。她塑造的艺术形象走廊中,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形象。沈铁梅在功成名就、早已斩获梅花大奖的今天,不忘进取,尤其难得。

川剧版《江姐》的二度创作,除前述铁梅担纲主演外,还集聚了一批优秀人才:总导演任庭芳、灯光设计邢辛、乐队指挥王晓刚、舞美设计边文彤,统统是业界翘楚。演员中,还有两朵“梅花”:扮演甫志高的孙勇波,扮演沈养斋的胡瑜斌。可谓人材济济,阵容壮大。观者普遍认为:这是原创歌剧之外,改编作品的上佳之作。可望巡演全国,创出佳绩。

尚有不足 三点期盼

川剧版《江姐》推上舞台,已经取得初步成功。但从高标准严格要求看,还有不足。提三点希望:一,音乐唱腔更川剧化,更美更好听;二,舞台呈现更戏曲化,更活更灵动;三,剧本与时俱进可小做调整。



## 音乐剧《袁隆平》展现“稻田守望者”

3月8日、9日晚,湖南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音乐剧《袁隆平》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成员,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杂交水稻的生命科学,最终获得成功,为全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令人赞叹的贡献。音乐剧《袁隆平》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带领团队成员在坎坷曲折的科研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故事。

舞台上,披着金色月光的袁隆平轻轻绕进麦田。看见眼前长势喜人的麦穗,他欣喜若狂,绕着身旁的耕牛跳起了踢踏舞;他和学生们随和相处,拆了自己的床单搭起“月光蔬菜棚”。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表演形式让袁隆平这一人物形象丰满生动,令观众耳目一新。该剧总导演李雄辉说,音乐剧《袁隆平》由“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切入,平凡中见伟大,凸显出主人公袁隆平的务实肯干与执著求索,其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梦想锲而不舍的追求,值得当代中国人学习。该剧艺术总监杨霞介绍,音乐剧《袁隆平》在叙事结构、音乐风格、歌舞呈现、剧情演绎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该剧吸收了湖南民间小调、湖南地方戏曲

元素,并以《浏阳河》的旋律贯穿全剧。其舞台呈现也体现出浓郁的湘湖地域特色,景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戏剧进程中相互呼应,把握音乐剧的造境特征,运用若干“稻丛”的挡片移动等,使时空的切换自然而流畅。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创作历时两年,已在湖南巡演40余场。

(许莹)



## 多尼采蒂喜歌剧《军中女郎》亮相国家大剧院

3月14日至18日,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多尼采蒂喜歌剧《军中女郎》在京首演。这是继《爱之甘醇》《唐·帕斯夸莱》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三部多尼采蒂喜歌剧,也是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10年来制作推出的第60部歌剧作品。

多尼采蒂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罗西尼、贝里尼一起被称为“美声学派三巨头”。在浪漫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之际,多尼采蒂抓住这个时代背景,创作了许多精彩绝伦的喜歌剧作品,堪称歌剧史上举足轻重的喜歌剧大师。多尼采蒂的歌剧创作富有戏剧性,他擅于运用音乐发展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使音乐在歌剧中的表现与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细腻而生动地讲述剧情。《军中女郎》讲述了军中女郎玛丽与青年托尼奥之间的爱情波折,剧情诙谐幽默、趣味十足,音乐表现力非常丰富。男女主角的唱段各具风格与难度,剧中著名的男高音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需要在2分钟内连续唱足9个高音C,被称为男高音的“试金石”。

此次上演的国家大剧院版《军中女郎》由意大利歌剧导演皮埃尔·弗朗切斯科·马埃斯特里尼执导,萨比娜·

普埃托拉斯、郭橙橙、石倚洁、皮耶罗·阿达尼、乔瓦尼·罗密欧、刘嵩虎、多丽丝·兰普雷克特、丹妮拉·马祖卡托、王鹤翔、赵登辉等颇具实力的中外歌唱家联袂主演。捧棒该剧的意大利指挥家马泰奥·贝尔特拉米此次是首度与国家大剧院合作。马埃斯特里尼以喜剧见长,曾在国家大剧院多部喜歌剧中为观众缔造了难忘的欢乐瞬间。在该剧中,马埃斯特里尼携舞美暨多媒体设计胡安·吉叶莫·诺瓦、服装设计卢卡·达拉尔比等主创团队成员发挥奇思妙想,在舞台视觉上设计了独具特色的冰雪场景——雪山、雪地、雪橇、滑雪服等元素的运用,真实生动地打造出瑞士小镇雪山下的美景。全剧不仅沿袭了喜歌剧的传统,同时又具有浪漫主义元素,力求打造一个青春、活力、时尚的氛围,既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也给人以全新的视听享受。

军中女郎之所以动人,除了喜歌剧的幽默氛围外,还有各角色身上展现出的善良人性。无论是养父对女儿的疼爱、母亲为女儿的幸福打破贵族礼教之举,还是纯真的爱情、淳朴的战友情谊,一切都显得温情而动人,让观众在美妙的音乐中感受到人性的真挚光辉。

(王竟)

评点

## 鼓点加帮腔,话剧《苏东坡》吹皱一池春水

□樊明君

由四川人艺历时三载、六易其稿创作演出的古装话剧《苏东坡》近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该剧以苏东坡的宦海沉浮为线索,主要讲述经历乌台诗案被贬后,苏东坡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最终病逝常州的故事。

在舞台呈现上的手段创新,既是该剧首演后给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该剧最具亮点的话题所在,由一位川剧“鼓师”和一个川剧“帮腔”组成的男女二人演奏组合,自始至终端坐舞台一角,并随剧情的推移时而串场、时而点题、时而咏唱诗词、时而充当音效伴奏,特别是在表现苏东坡与司马光二人在同乘的一辆车上就“王安石变法的废与行”展开争论之场景时,川剧“鼓师”在一旁两手翻飞打出的鼓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马车前行的马蹄声效和两人话不投机的情绪与氛围,演至此处时满场观众抱以会意的掌声和笑声,充分说明这种创新的表现手段是成功的。在川剧鼓师和帮腔之外,《苏东坡》一剧还在剧中增设了“串场人”角色,不仅如此,还让剧中的一些诸如传旨官这样的小角色随时“跳进跳出”,或对苏东坡善意提醒,或对某个事件来一句针砭。诸如此类的“间离视听”在剧中处处可见,时时可闻,使该剧的演出进程呈现一种古人古事与今人今论同台展现的奇异效果。

在话剧中引入戏曲元素是近年来我国戏剧舞台演出中较为常见的编导思维与实践,这实际上也是传统戏曲现代化与中国话剧转型融合进程中的一种必然。比如国家话剧院2017年7月在北京演出的话剧《兰陵王》,也把传统戏曲中的锣鼓点和“傩戏”表演引入其间,并由此造就了精彩的“戏中戏”。而四川人艺的话剧《苏东坡》则把这种引入做得更加彻底和全面。话剧《苏东坡》引入的不仅仅只是戏曲的表现手段,最为难得的是引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原理,戏曲以“以桨代船、以鞭代马”的写意表演,也出现在苏东坡与王安石船舱探讨“变法急与缓”、“慢火炖与急火烧肘子”的戏剧场景中,而“景随人移、以一当十”的跨时空和虚拟表演也出现在“东坡耕读”和“宫廷贬官”等场景中。

如果我们把贯穿了话剧《苏东坡》全场的演出的川剧小鼓演奏和帮腔当成是川剧锣鼓与唱腔,那么,话剧《苏东坡》就更像一出具备了唱、念、做、打、舞等戏曲元素的新川剧。

有不少新编戏曲剧目由于引入了话剧写实表现手段而常被称作“话剧加唱”,而新编话剧《苏东坡》能不能因为大量引入了戏曲表现手段而被称为“新川剧”或者“轻川剧”呢?愚以为这

样的尝试与探索是需要的,这对中国话剧与传统戏曲的交汇融合是很有启迪作用的。

话剧中加入戏曲元素,无疑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无论是国家话剧院的《兰陵王》,还是四川人艺的《苏东坡》,我们看到的是写实的话剧在引入了中国戏曲传统写意美学表达方式之后,时空转换更加自由,演员表演更加多元,景随人移的舞美更加简洁,同时更具想象意境。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话剧《苏东坡》中过多过频过于重叠的形式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剧厚实内容的表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苏东坡人物形象的塑造。观众走出剧场议论众多的是川剧帮腔、川剧鼓师和串场角色等,而剧中的主角苏东坡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儿。

其次,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更像是一场苏东坡生平的舞台呈现,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美食家的苏东坡,其形象和事件在剧中都有涉及但却都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离一个鲜明而又赋予感染力的苏东坡舞台艺术形象还有一定距离,如何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独特表现一个说不完的苏东坡,是该剧主创们需要下的绣花功夫,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